

# 四庫全書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禮記析疑卷二十二

翰林院侍講銜方苞撰

雜記下

如三年之喪則既潁其練祥皆行

練祥行者補祭非除服也既潁行明未潁不得行也三年之喪行明餘喪不得行也餘喪有主者則彼自及時而舉練祥即此人為主既潁後亦不得追舉知

然者上除服兼諸父昆弟此獨舉三年之喪以別之也祭與除服事聯而義不相蒙小記曰期而祭禮也期而除喪道也祭不為除喪也故合行者其常也而遭變則廢舉各以義起有君喪服則私服不得除而練祥可追舉曾子問君之喪服除而後殷祭是也並繫私服則前喪服皆得除而祭惟重喪可追舉此記是也　祥主人之除也於夕為期朝服祥因其故服是祭之前夕已除前服而服後服矣故知除服與祭

各為一事　注既頼虞後山陰陸氏以為禫後俱未安禫則後喪大祥皆畢矣然後補前喪小祥練祭則過綏虞後則後喪甫三月餘而飲福衣朝服可乎禮文殘缺頼惟此記一見未知以頼代葛何所據而云然以義揆之當為練後服也曰練祥皆行者至後喪練期則前喪練祭可以次並舉有君喪服父母練祥可俟君服除而追舉三年而後葬者必再祭並有喪葬先輕而後重母之虞可俟父葬畢而並舉則前喪之練可俟後葬並舉明矣其大祥之期至亦可先舉也練則後喪大祥亦近矣雖暫服前喪大祥

之服無害也　曰既顈者將練必先易顈而後祭也大祥之祭也主人於前夕除服易朝服祥因其故服則練祭亦前夕易服可知矣　除諸父昆弟之喪於父母喪期内不著其得除之節者旁親不主祭不過暫服其除服而旋釋之雖初喪可也　曾子問所謂過時不祭者乃四時常祭禘祫及喪之練祥則可追舉

王父死未練祥而孫又死猶是附於王父也

周人卒哭而祔逮孫之卒哭則王父之主已祔於廟

而反於寢矣故孫亦得告於寢而祔也若孫死在三
月内則宜俟王父既祔而後祔若王父存則孫中一
以上而祔可也
有殯聞外喪哭之他室
知喪在遠方者若同國雖緦必往也據非兄弟雖鄰
不往則三黨中異姓無赴弔之禮據下記如有服而
將往哭之服其服而往則既練始得往然三月五月
之期已過如姑之子姊妹之夫母之父母兄弟亦無

練而後往弔之義其當已喪既祔彼服未除之期而往與

大夫士將與祭於公既視濯而父母死則猶是與祭也次於異宮既祭釋服出公門外哭而歸其他如奔喪之禮如未視濯則使人告告者反而后哭

祭必齊齊者齊不齊以致其齊者也父母危疾子不視父母死反次於異宮而禁其哭踊不獨非人情所安其哀痛中迫尚能齊一以交於神明乎此必春秋

之末及戰國時憑禮而漢儒誤述之也

尸弁冕而出卿大夫士皆下之

致齊則不宜復出齊宮此宜在散齊期内蓋爲君尸者必卿大夫宮中各有職業故雖宿齊宮散齊時可仍出而治事也

如同宮則雖臣妾葬而后祭

士之臣妾賤葬事簡旬日可畢又家徒少不能兼共祀事故葬而後祭疏謂天子諸侯臣妾死於宮中不

得為虞祔卒哭之祭誤矣天子諸侯絕期為廢祭也

乃以臣妾而稽喪之大祭乎此疏在曾子問緦不祭下

敬為上哀次之瘠為下

朱軾曰哀而盡禮附身附棺一無可悔方謂之敬瘠非不敬但恐毁不勝喪則於禮或有闕耳若敬而不瘠則敬為虚文五十者於毁但不致耳若未滿六十而不瘠戚容稱服之謂何　瘠為下者鮮食則皆可瘠也

請問兄弟之喪子曰兄弟之喪則存乎書策矣

凡小功者謂之兄弟此所問兄弟之喪謂小功以下也自大功以上哀聲戚容各有所宜則必求其稱小功以下則飲食居處去無喪者不遠而哀聲戚容無責焉獨循書策以備禮文可矣注疏謂上所言獨斬衰之喪及為母齊衰果爾則尚有祖父母世父母叔父母姑姊妹子兄弟之子不應専以兄弟為言

在至室之中非時見乎母也不入門

注謂居廬不入門非也設父母有疾可不入視乎母有父母之喪能不從母而往哭乎先王制禮以人道待人謂期之內創鉅痛甚雖以奠祭夫婦時接惟各致其哀敬而已始喪朝夕會哭既祔主反於殯宫朔望之奠必夫婦親之既練居至室則悲憂漸殺設以見母而時接其内人哀敬之心移焉雖强居於外哀麻哭泣皆僞也故雖見母亦有時而母以外不得見所以責人子哀敬之誠而大爲之防也

視君之母與君之妻比之兄弟發諸顏色者亦不飲食也

孔子曰居君之母與妻之喪居處飲食衎爾兄弟之期其痛如剡胡可比也按儀禮凡小功者謂之兄弟此兄弟謂小功也小功比葬飲酒食肉故此云發諸顏色者亦不飲食也微有別者蓋秉於國法　按功衰無鹽酪謂斬衰之末也則此為比於小功益信矣

祥主人之除也於夕為期朝服祥因其故服

祥為吉祭前夕當視濯省牲不得仍練服

既祥雖不當縞者必縞然後反服

不當縞謂有新喪之重服也　朱軾曰注疏以縞為朝服縞冠之縞陸氏以縞為素縞麻衣之縞陸氏為安

當袒大夫至雖當踊絶踊而拜之反改成踊乃襲於士既事成踊襲而后拜之不改成踊

士喪禮大斂畢主人奉尸斂於棺踊如初乃蓋主人

降拜大夫之後至者北面視肂設熬卒塗置銘復位踊襲正與此合入棺及加蓋時當踊不絶以降拜大夫故絶之加蓋則殯畢若方殯雖有後至者不降拜檀弓大夫弔當事而至則辭焉喪大記於大夫不當斂則出是也疏既事謂畢大小斂諸事恐未安若事為大小斂及殯則於大夫亦既事而後拜不獨於士然所謂既事者即視肂設熬卒塗置銘諸事也蓋於大夫則加蓋後即降拜然後視肂於士則直至置銘

踊襲後然後拜之故曰不改成踊也於大夫絶加盖時踊以前踊未終故曰改成踊
下大夫之虞也犆牲卒哭成事附皆少牢
喪者人之終也故上大夫之卒哭附加隆焉士之遣奠加隆焉惟下大夫之虞則降而用特牲何也以別於上大夫也然則與士何以異也士之攝盛惟遣奠下大夫則成禮於喪祭之終加隆於祔廟之始則等威著矣然用少牢至祔廟而終遷廟之後則惟用生

者之鼎俎矣

夫曰乃

稱乃夫某

鑿巾以飯公羊賈為之也

朱軾曰含襲之時何時也過此以往欲睹親可得乎

制於禮者孝子無如之何禮得不巾而巾之有人死

斯惡之意山陰陸氏乃謂君子有取焉謬矣

冒者何也所以掩形也自襲以至小斂不設冒則形是

以襲而后設冒也

朱軾曰三日而後斂本冀其生設冒以掩形恐人之惡之也既設帷矣人不得而見在帷中者子婦之外亦親者也乃冒而避其形乎凡此皆後儒駁雜之論未足信也　士喪禮襲而設冒似非為人之惡之也親既死矣魄體宜安靜形不掩則親戚自遠至者及朋友中昵好或啓其手足或搴巾幎而視其形貌瀆且褻矣又鬼神之情既之幽則不欲嚮明皆教人以

奉死如生之義也　毛西河謂既加冒則手足盡韜小斂如何加衣時人多用此疑古禮不知小大二斂無復衣尸之法也衣有著者謂之袍袍必有表不襌衣必有裳謂之一稱明衣不在算襲衣裳至四稱以後更欲外加袖必不可入要領必不能容矣故設冒而橐之幠用衾則小斂大斂之衣惟包於冒衾之外而不復入於冒衾之中明矣故小斂之衣惟祭服不倒大斂之衣惟君襚不倒所謂不倒者順鋪以薦於

下而左右掩之以覆於上也其餘則卷疊顛倒以實左右肩之上股肱足脛之旁以與當身之廣厚相稱故可用十九稱三十稱之多蓋惟用絞衾以束而非以被於身故也斂衣之多至此何也父母生平朝祭親身之服孝子不忍自服又不忍以襚人惟入壙為宜此古人之厚也

三年之喪如斬期之喪如剡

父歿為母齊衰三年故不曰斬齊而曰三年之喪

如有服而將往哭之則服其服而往

檀弓有殯聞遠兄弟之喪雖緦必往專舉同姓此曰服其服則兼異姓之小功緦麻也又權以人情姑姊妹之夫雖無服亦不容不往姑姊妹痛不欲生可無唁乎子張死曾子有母之喪齊衰而往哭則父之執友之喪亦不容不往又如父喪之後母又有父母之喪在未葬以前則宜奔喪視殯而反於夫之喪次在既葬之後則宜守父母之殯至卒哭而歸母居外家

踰時又重有憂孝子可旬日不往省視乎凡此類皆

禮雖先王未嘗有可以義起者

既葬大功弔

既葬則大功者可弔明期以上不得也

凡喪小功以上非虞附練祥無沐浴

小功之踈而不敢自潔飾則居處飲食一式於禮可

知矣禮教明則人道益深此民之所以有恥且格也

惟父母之喪不辟涕泣而見人

謂身執事者情勢有所窮也
曾申問於曾子曰哭父母有常聲乎曰中路嬰兒失其母焉何常聲之有
觀此可知蘇氏以親在知喪禮譏程子之謬矣太原閻百詩云子夏子張子游欲師事有若曾子不可記稱子張死曾子有母之喪則曾子問一篇皆親在時所講議也如非禮孔子當正其失而勿與言矣
王父母兄弟世父叔父姑姊妹子與父同諱

王父母總貫下蓋王父母之兄弟伯叔父姑姊妹父諱之則子在父側亦不敢舉其名也王父之兄弟姊妹父諱之不待言即王父之伯叔父及姑王母之兄弟伯叔父姑姊妹皆屬親而行尊人子於父母親屬尊行直舉其名義亦未安故凡此皆父所必諱也檀弓逮事父母則諱王父母與此義正相發蓋人子逮事父母則於王父母親屬父母所諱者從諱焉父母没則不必更諱矣若直以諱王父母為義則子於父

母所愛亦愛之所敬亦敬之雖父母没不衰王父母義重恩隆可以父母之存殁異乎曲禮大功小功不諱謂同等也知然者自父母以上尊行親者期踈者小功無大功者以大功小功為言則兄弟行也疏又謂庶人不諱王父母士以上諱亦無義理禮不下庶人為其力不能備也諱王父母何故異其禮而教以薄哉

大功之末可以冠子可以嫁子父小功之末可以冠子

可以嫁子可以取婦已雖小功既卒哭可以冠取妻下殤之小功則不可

朱軾曰此就父言父就子言子也大小功之服有父有子無者有子有父無者有父輕子重者有子輕父重者父可冠子取婦而子不可冠不可取妻不得冠取也即已可冠取妻而父不可冠子取婦亦不得冠取也此記謂大功之末可以冠子嫁子若小功末可以冠子嫁子亦可以取婦矣二段補出父字起下文

已字謂小功之末不但父可取婦已亦可取妻惟降服之下殤小功則父與已皆不可此爲冠取失時者言故但云可以非謂禮當如是也

孔子曰伯母叔母疏衰踊不絶地姑姊妹之大功踊絶於地如知此者由文矣哉由文矣哉

知此則知哭踊之節乃中心殊異故禮探其情而見於外豈徒由其外之文哉

君於卿大夫比葬不食肉比卒哭不舉樂爲士比殯不

舉樂

比葬不食肉恐當作殯侯國三卿五大夫皆為之三月不食肉恐未能行也知悼子之喪杜蕢諫鼓鐘而不諫飲酒且自言刀匕是供則食肉非越禮獨不宜舉樂耳曰知悼子在堂則未葬非卒哭以前也

君子上不僭上下不偪下

國卿而儉陋若此則其下服用又當每下而拂乎人情矣故曰偪下

既得之而又失之君子恥之

得失以行能言若守正而退非君子所恥也與知及之仁不能守之雖得之必失之同義即以居位者言始骨鯁而後脂韋始潔清而後汚墨令名不終皆既得之而又失之也

孔子曰凶年則乘駑馬祀以下牲

王制祭豐年不奢凶年不儉蓋國體也士大夫則何敢然貶損自祀牲始則妻子食用之不節自有蹙然

於心者矣　鶩當作髭

張而不弛文武弗能也弛而不張文武弗為也

此以治民言之故不能不弛所謂制法以民也若議

道自已則當自強不息豈可或弛韓子於自修之事

引此多見其疎矣

外宗為君夫人猶內宗也

曰君夫人以國中為斷也若異國不獨從母舅之女

不得比於內宗即內宗適他國為君夫人亦無斬齊

之義當以賀循等說為正

廄焚孔子拜鄉人為火來者拜之士壹大夫再亦相弔之道也

以救火來者拜之聚觀者弗徧拜也

寡君敢不敬須以俟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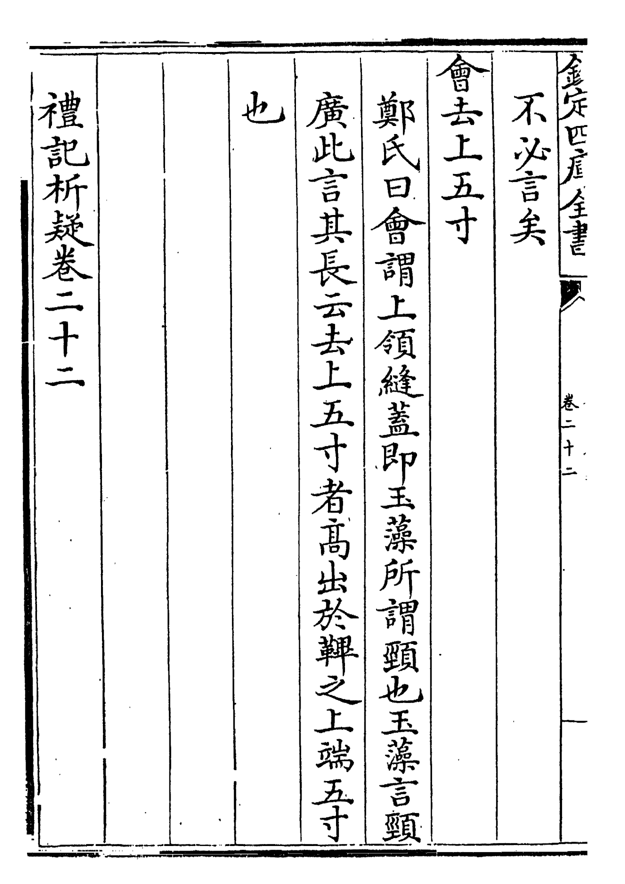
俟後命也雖國君之夫人可出所以正家則警婦行也既出尚可以反所以許改過教遷善也

婦見舅姑兄弟姑姊妹皆立于堂下西面北上是見巳

見諸父各就其寢

婦見舅姑後贊醴婦婦饋舅姑舅姑饗婦姑饗婦人送者若更與兄弟姑姊妹相見則正禮且不能畢矣蓋兄弟姑姊妹每急欲見新婦而觀其容止故有立於堂下之禮記者本謂是時巳見新婦若諸父則不宜以尊臨卑故必俟正禮既畢就其寢而見之而注遂謂不復特見誤矣諸父諸姑等也諸父就見於其寢諸姑在舅姑之宫而婦乃不特見乎兄稱兄公姊

稱女姑所以示婦當敬禮也而始至竟不特見乎兄嫂之嘉禮始成而弟妹不特見可乎婚禮經記無婦與兄弟姑姊妹相見之儀者乃人事之常無關於婚禮之正無為具其儀耳若以兄弟為引嫌而不特見則姑姊妹何嫌且舅姑恒食羣子婦佐餕朝夕相見并無所嫌而初至乃以禮見為嫌乎子思之哭嫂為位所謂不通問者不無故而接語言或使僕婢通問耳此記見諸父各就其寢則凡弟姑姊妹見於宮中





不必言矣

會去上五寸

鄭氏曰會謂上領縫蓋即玉藻所謂頸也玉藻言頸廣此言其長云去上五寸者高出於韠之上端五寸也

禮記析疑卷二十二

禮記析疑卷二十三

翰林院侍講銜方苞撰

喪大記

君夫人卒於路寢大夫世婦卒於適寢内子未命則死於下室遷尸于寢

統言路寢以夫人正寢亦可謂之路耳熊氏謂卒於君之路寢非也君與羣臣治政之所而夫人寢疾於

是可乎皇氏謂世婦以夫人下寢之上為適寢亦非也内子未命死於下室遷尸於寢適寢其生時所居也以未命猶不敢死於是况小寢乃夫人所燕居而世婦死於是可乎且死於是則將殯於是吉凶可同域乎葢世婦非一人生時各有所居私室又必有共治内事之公所具堂階焉死則遷尸於是君夫人就而視斂

司服受之

周官司服共復衣故受之將以藏於寢也復衣不以
衣尸
其有命夫命婦則坐無則皆立
莽以居攝不服其母故於儀禮之記多竄周人以貴
降親之文而不顧其悖天理拂人情試思大夫坐而
立其諸父諸兄大夫之妻坐而立其姑姊妹世母叔
母從祖母從祖姑族中之庶子庶孫以為大夫而坐
世父叔父從祖父以為士而立庶女庶婦庶孫女庶

孫婦以嫁於大夫為大夫之妻而坐世母叔母從祖母從祖姑以為士之妻嫁於士而立非用鈇鉞之威不能強之使會脅之使從也漢唐以後天子私燕猶有用家人之禮而謂周公有此過制乎

凡哭尸于室者主人二手承衾而哭

小斂前尸在室親戚自外至者入哭則主人以哭答之其儀如此主人承衾以弔者或枕尸股或啓其手足也

士於大夫親弔則與之哭不逆於門外

古人行弔未有不哭者孝子自當與之哭而特設此文承上文於君命而言也士喪禮君若有賜則視斂主人出迎於外門外見馬首不哭君使人弔使人襚使人賵使人贈君及使者始至皆不哭主人亦不敢哭至君哭使者致命然後主人以哭答故用此見大夫來弔則主賓皆哭如邦人也

君拜寄公國賓大夫士拜卿大夫於位於士旁三拜夫

人亦拜寄公夫人於堂上大夫內子士妻特拜命婦汜拜衆賓於堂上

注疏得之如熊氏之說則似國君惟拜寄公夫人惟拜寄公夫人矣諸侯朝覲天子無答拜之禮而康王在喪則答拜諸侯在喪乃不答其臣非義所安也諸喪記未載國君夫人答臣下拜之禮故詳著之

君喪虞人出木角狄人出壺雍人出鼎司馬縣之乃官代哭大夫官代哭不縣壺士代哭不以官

親喪所自盡也而使人代哭自元明以來世儒多用
此議古禮之迂不知聖人智無不周所以盡人之性
而起教於微渺者正當於此類求之蓋小斂以前三
日不食哭無停聲力則不能繼矣而如斬如刻之初
使瞬息之間心思或別有所慮耳目別有所營則聞
代哭之聲怵然自覺哀敬之不屬而内省無以自安
又使族姻之遞代而不哭者知出位踰階錯立族談
之非禮而不失臨喪之色皆所以大為之防也禮有

以故興物者其斯之謂與

為後者不在則有爵者辭無爵者人為之拜

金華應氏駁注謂有爵無爵以弔者言不知注義實優如應說設國卿卒為後者不在同僚卿大夫竟不入視殯斂乎設君加恩禮而視大小斂卿大夫從君而至亦可辭乎

大夫於君所則輯杖

注獨以從子言者大夫為君之父母妻長子不杖期

故知非成君也

大夫有君命則去杖大夫之命則輯杖内子為夫人之命去杖為世婦之命授人杖

集說此大夫指為後子而言非也此因大夫之喪并及身為大夫而遭父母之喪者蓋父為士庶人子為大夫其居喪亦必有君命大夫之命也所以不詳夫大為後之子者古者卿大夫適子教之大學舍不帥教而屏遠方未有不為士者下文士於君命夫人之

命如大夫則大夫為後之子其禮具見矣又服問大夫之適子為君夫人太子如士服則私喪亦得用士禮可知

子皆杖不以即位

杖以輔病故皆授以杖以愛親之心同也

管人汲不說繘屈之

非以遽促不暇說也升降於階與人相授受故手綰其繘以防失墜

大夫設夷盤造冰焉

周官凌人大喪共夷盤冰或以兼后世子而統舉夷盤或此所舉非周制也

納財朝一溢米莫一溢米食之無筭

古喪禮惟此難行博野顔習齋勉為之苦病幾死蓋二十四分升之一以為粥不能盈杯安能持至三月五月乎朝莫一溢蓋定其每食之數中間飢則更食但不得過一溢故曰食之無筭也若如疏云一日之

中或粥或飯雖作之無時不過用此二溢之米則一飲不能充何由食之無算乎疏食則但言食之無算而不言納財之數蓋為飯更不可以溢計也

婦人亦如之

婦人初喪既疏食水飲疑既葬復有變故更立此文比葬食肉飲酒不與人樂之

曰比葬者自殯後比至於葬也用此見小功緦未殯亦不得食肉飲酒

既葬若君食之則食之大夫父之友食之則食之矣不辟粱肉若有酒醴則辭

大父母母伯叔父不得食何也君大夫父之友之食不常也家人而姑息之愛行焉則喪紀為之廢矣陳從王曰酒醴則辭注疏主變於顔色言之竊意君母妻之喪發諸顔色者亦不飲食哀情本輕也父母之喪豈為變於顔色而畏人之見乎蓋酒醴或至忘哀非粱肉之比故必以自閑耳

大斂布絞縮者三橫者五布紟二衾君大夫士一也縮用布三幅橫用布五幅也小斂時十有九稱之衣不悉著於身故有祭服不倒之制蓋衣有著者並表單衣裳為一稱著身再三稱勢不容加矣舊說襲後衣皆不著亦未安其餘顛倒橫側置尸上下兩旁以取方故必覆以衾束以絞然後可舉也小斂衣尚少故縮一橫三以束之以一衾藉於下而轉以上覆可周遍也大斂衣衾更多故藉用一衾覆用一衾絞之幅亦每加然

後可束踈以縮者三共一幅橫者五為五片非也小
斂用布三幅大斂衣衾多而縮者用布一幅橫者乃
用布二幅裂為六片而去其一乎
君陳衣于庭百稱北領西上大夫陳衣于序東五十稱
西領南上士陳衣于序東三十稱西領南上
君棺在輴𢈔南面故陳衣北領大夫士殯於西序故
陳衣西領西上南上皆上左也小斂皆西領北上者
遷尸於牖南首君大夫士所同也

絞一幅為三不辟

總言大小斂絞皆以布一幅析其末為三片而中不擘裂也蓋不析其末則布全幅不可結而所束衣衾不得平貼　前既分舉二斂絞數故復總言其制注謂小斂之絞廣終幅而析其末以為堅之強大斂之絞一幅三析之以為堅之急亦非也

升降者自西階

者當作皆

君之喪大胥是斂衆胥佐之

臨川吳氏謂大祝下大夫喪祝上士非能親執斂役者故各以其下之胥服勞義甚悖君親之終臣子所尤嚴也故含玉贈玉嗣王親之而冢宰贊焉大肆大祝淠而小宗伯涖焉遷尸大僕射人舉焉大祝贊斂小宗伯率異姓而佐故鄭氏以為親執斂事者必事官之屬蓋必其貳於攷也大喪之窆鄉師執斧以涖匠師而忍使賤胥及君之體乎

小斂大斂祭服不倒皆左衽結絞不紐
觀此則斂衣不若襲衣之被於身益明矣凡朝祭之服皆生時所服也必無改造而左其衽之理惟鋪被於冒衾之外衽不用結故可使左衽掩於右衽之外耳記恐其義不顯故申之曰結絞不紐言衽所以可左覆者以用結絞不若生時必以細帶綴旁紐合也
自小斂以往用夷衾夷衾質殺之裁猶冒也
士喪禮襲設冒以櫜之幠用衾小斂幠用夷衾注疏

未别白陳氏集說遂謂小斂有冒故不用衾誤矣謂之夷衾者襲之衾取足周稱身之衣冒而已小斂之衾則必量十九稱之廣厚而與之等至大斂又必量三十稱之廣厚而與之等故以夷名曰自小斂以往則包大斂故大斂第言鋪絞紟衾衣而不復言幠用夷衾耳大夫五十稱君百稱則衾之寬廣因之故統之曰夷衾襲一牀小斂一牀大斂又一牀皆取其寬廣之相稱也喪浴用冰君設大盤大夫設夷盤其義

畧同　質殺二字疑衍質殺即冒上已具言其製此復云猶冒不可通　疏云夷衾所用上齊於手下三尺所用繒色及長短制度如冒之質殺按質殺爲二物故上齊於手下三尺不聞夷衾亦上下分為二也猶冒謂冒之廣狹取足周襲衣夷衾之廣狹亦取足周小歛大歛衣物耳

君將大歛子弁絰即位于序端卿大夫即位于堂廉楹西北面東上父兄堂下北面夫人命婦尸西東面外宗

房中南面

子即位於東序之南端而空其東以大斂衣物陳於尸東斂者便執事也尸自室中由堂北遷阼階上則堂北亦宜空故外宗房中南面而不位於堂上也父兄之恩不若卿大夫之義之重故位在堂下命婦當兼內世婦及卿之內子而君之姑姊妹女公子則當在夫人之北內命婦在夫人之南外命婦繼之以卿大夫位在堂廉外宗位在房中推類而知之也

卒斂宰告子馮之踊夫人東面亦如之

注告斂畢非也自鋪席以至斂絞紟一一親視而踊何事告斂畢哉蓋告以當馮之節耳於夫人覆舉東面以見子之西面而馮也獨舉夫人明世婦視斂而不敢馮也士大夫之喪子婦得馮而衆妾無馮文義亦如此

主人房外南面

主人房外南面雖移位以避君而不敢遠於尸主婦

尸西東面不入房避君以附身之事必誠必信非迫視不能詳也疏南面欲視斂非也君既即位於序端西面視斂則主人不敢與君並立同鄉故南面視斂而偏向君也大夫士既殯而君往焉君即位於阼祝負墉南面義與此同

遷尸卒斂宰告主人降北面于堂下君撫之主人拜稽顙君降升主人馮之命主婦馮之

君降使馮尸者得致其哀與而踊也主婦言命不言

升本在堂上也

既葬柱楣塗廬不於顯者

朱軾曰倚廬者兩木相倚上合下開夾草為障前北向不設戶既葬傍東墻為披屋有柱有梁外剪簷草內以泥塗

凡非適子者自未葬以於隱者為廬

明庶子與喪主異廬也未葬已然則既葬可知矣

君既葬王政入於國既卒哭而服王事大夫士既葬公

政入於家既卒哭弁經帶金革之事無辟也

所謂王政入於國公政入於家皆謂金革之事也天子微守在諸侯四方有故不得不命諸侯以敵愾四郊多壘卿大夫之辱疆場有警不得不用卿大夫以守禦舍此則王政公政皆有常經無所為入於國入於家也孔子曰昔者魯公伯禽有為為之也今以三年之喪從其利者吾不知也

禫而從御吉祭而復寢

禫後使婦人從而御事吉祭後始復內寢也孟獻子禫比御而不入即此義蓋使比次侍御而不入居內寢也鄭氏謂御婦人杜預謂從政而御職事皆未安蓋未復寢則尚在殯宮或居外寢無御婦人之道諸侯大夫既卒哭已服王事君事既練已謀國政家事不待禫後始從政御職事也　疏間傳大祥居復寢者去堊室復殯宮之寢大記禫而從御吉祭而復寢者謂禫後得御婦人必待吉祭然後復寢果爾則將

於殯宮御婦人乎既御婦人而不入寢是故飯流歠

而問無菌決也

期居廬終喪不御於内者父在為母為妻齊衰期者大

功布衰九月者皆三月不御於内

先王制禮非重妻而輕伯父叔父兄弟子姪也古者

士大夫備媵妾覬歷代侯王傳誌生子動至數十可

知貴者子姓易繁上而世叔父母中而兄弟下而子

姓兄弟之子使一斷以終喪不御於内設族大支繁

而死喪相繼必至曠絶人道而人情亦有不能強止者若妻則一人而已諸侯不再娶卿大夫非宗子娶亦不再皆媵妾以次攝内政故於禮可伸且古人之於妻也責之嚴故待之不得不厚三月而後反馬婦道微缺則逐出之非以狎昵為愛也其能成婦順則可與祀先祖養父母托幼孤故始則冕而親迎卒則為之終喪不御於内所以厚人倫美風俗也何以不言祖父母母與妻疑為父在而屈者也祖父母之伸

則不待言矣　曰齊衰而又曰期者以齊衰之有三月也曰大功而又曰布衰九月者以大功中殤七月也高曾正體喪期雖殺禮宜加隆而無别焉何也古者男子三十而娶既受室而有曾大父之喪者鮮矣故禮文弗虛設也　子路有姊之喪過期而服不除故孔子禁之若寡兄弟者於食肉飲酒御內之類雖過禮以伸恩無害也

婦人不居廬不寢苫喪父母既練而歸期九月者既葬

而歸

喪禮最嚴御内而食肉飲酒次之既葬君食之大夫父之友食之不辟粱肉而復寢則祥禫之後猶不忍也蓋食粱肉而中心惻愴者猶或有之若男女居室則哀敬之心絶矣非獨御内不可非時見乎母也不入門蓋恐與妻妾相見而暫易其哀敬之心則居廬寢苫皆文具耳女子既嫁若使遽反夫家則婿哀妻之親屬不能久而不怠故非練後葬後不得歸此聖

人所以立人之道而盡其性也秦漢以後禮教不明女子能終父母兄弟之喪者鮮矣此滅天理縱人欲之最大者而習而不察可痛也　婦人宜深宮固門故不居廬寢處不可苟簡故不寢苫示身之不可輕也

公之喪大夫俟練士卒哭而歸

公者天子畿內公卿故其屬有大夫士

大夫士父母之喪既練而歸朔日忌日則歸哭于宗室

諸父兄弟之喪既卒哭而歸

果爾則既練居堊室者獨適子經不宜沒其文雜記

君之喪邑宰之士既練而歸朝廷之士與大夫同次

公館以終喪況子致其哀於父母而可以適庶別乎

此必春秋戰國有違禮任情而為此悖行者世儒不

察而誤記之也

父不次於子兄不次於弟

以尊者而次於其宮則其婦其子當勤於供養而不

得致其哀故但居巳之外寢以畢不御内之期

於大夫外命婦既殯而往

古者夫人有弔大夫外命婦之禮必君之伯父叔父兄弟故喪紀不可廢若異姓之臣或君之甥舅與宮卿世婦　君於外命婦既加蓋而往夫人於大夫外命婦既殯而往是之謂天理之節文

見馬首先入門右

注迎不拜為君之答巳非也凡弔喪賓不答拜況君

於臣下乎君之臨為死者非為已也故必俟君之見殯而後拜稽顙若拜迎則嫌於君之臨已耳

巫止于門外

巫以桃茢驅鬼故止於門外以示在路祓除而非為死者設也楚子之喪強魯君以親襚故魯亦以非禮報之而巫先祓殯荆人始不能辨既乃悔之

夫人弔於大夫士

周官士甚多夫人豈能一一往弔此以知為同姓親

屬也

婦人即位于房中

疏謂前記君臨大斂主婦尸西東面以哀深故不辟君此既殯哀殺故辟非也大斂與殯同時哀心豈得遽殺以附於身者必誠必信正在斂時主婦不容不視今已在殯則婦人無為列位於堂上耳

其君後主人而拜

君與鄰國賓客加禮於已之臣適見其來不可竟不

為禮故使主人拜命拜賓之後然後更拜以展已敬以示非為喪主也此亦衰周慝禮士不與家僕雜居齊齒而君有命四鄰賓客禮焉必陪臣執國命以後事也然即此可證曾子問有司莫辨謂辨公與衛君不當拜而非謂季康子不宜拜矣

君弔見尸柩而后踊

如君有朝會征伐既葬而後弔於其家則不復踊以此知弔有哭踊齊慼發於中心而非徒外之儀節也

大小歛則見尸殯後則見柩雜記無柩者不帷謂葬後也見殯即見柩不得以加塗而謂之不見　殯者先置棺於肂而後奉尸以入棺無襢柩而使人得見時

君殯用輴欑至于上畢塗屋大夫殯以幬欑至于西序塗不暨于棺士殯見衽塗上帷之

注天子諸侯之欑木廣而去棺遠大夫欑狹而去棺近所塗者僅僅不及於棺非也欑外加塗不論內之

廣狹塗無及棺之理不曁於棺乃對君畢塗士塗上而為言曁猶既也天子諸侯四面盡塗大夫塗三面貼序壁西面不塗則所塗不遍於棺士則棺在肂中所塗惟上蓋而已自君至士皆欑外加塗塗外復有帷帳以蔽之君四注其形如屋故名屋大夫三面名幬士覆棺而下被於衽故名帷畢塗屋者盡塗之而外加幄也注謂欑木形似屋誤矣士大夫欑外有帷帳不應君反無雜記素錦以為屋葦席以為屋即幄

也　注謂輴當爲載以輇車之輇非也檀弓記天子龍輴而椁幬諸侯輴而設幬爲楡沈故設撥則載柩以輴明矣周官巾車小喪共柩路則大喪即用在殯之龍輴而別無載柩之車明矣小喪尚稱柩路則遂匠所納之車乃臣下所用明矣王后闉壙用蜃則遂師所共蜃車之役或以載蜃無以見其必爲載柩之車而士喪禮記遂匠納車於階閒但言納車亦無以見其必爲蜃車也古禮散亡惟漢爲近古故後儒墨

守康成之說而按以經傳實多不合不可不察也

熬君四種八筐大夫三種六筐士二種四筐加魚腊焉

棺旁用熬榖魚腊豈穿壙時以引蟻蟲迹其窟穴而

掘去之而非下棺後所用與

士葬用國車

庶人葬具與鄰里共之士不能如大夫用其命賜之

車又不可下同於庶人故用公家之車即遂匠所納

是也

禮記析疑卷二十三

#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禮記析疑卷二十四至三十二

詳校官侍郎臣謝墉

給事中臣温常綬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倉聖脉

校對官中書臣李荃

謄錄監生臣潘大仲

欽定四庫全書

禮記析疑卷二十四

翰林院侍講銜方苞撰

祭法

周人禘嚳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

禘非圜丘之祀朱子既據大傳以紬之而郊與明堂先儒之說猶樊然散亂竊意嘗禘郊社尊無二上圜丘祀天惟以稷配明堂享帝惟以文王配四郊迎氣

各祭其帝與其官惟大旅乃合祭五帝與五官蓋歳
事之常則天地四時宜分有故而旅則上下四方之
神祇不容不合也圜丘祀天則天神從祀焉方澤祭
地則地示從祭焉而四郊與明堂則無天神從祀蓋
皇天后土式臨則百神皆宜備降而四時功各有持
明堂精意以享不宜汎及羣神且歳事之常天神地
示各以其時其事其地專事之故圜丘方澤而外無
為別有從祀也祖文王而宗武王謂二世室不祧與

明堂無涉舊說郊祭一帝明堂祭五帝小德配寡大德配衆又謂明堂兼祀武王宋以後諸儒又謂歷世皆以父配不惟於古無徵亦非心理之同

大凡生於天地之間者皆曰命其萬物死皆曰折人死曰鬼此五代之所不變也

鳥獸蟲魚多死於斬割雖植物亦必刈伐故曰折人則全而歸之故曰鬼董子曰人受命於天超然異於羣生明於天性然後知自貴於物觀此亦可見矣獨

言五代者唐虞之後義類始大明上古渾樸人物之死尚未辨其名也

七代之所更立者禘郊祖宗其餘不變也

七代宜作四代本記自有虞氏始國語亦然舊語俱不可通

設廟祧壇墠而祭之乃為親疏多少之數

親疏多少之數即下親者祭多疏者祭少之謂也廟祧壇墠之多少義亦得兼但記曰設廟祧壇墠而祭

之則宜主祭之多少方氏以有昭有穆有祖有考為親疏之數而屬之親親之殺以或七或五或三或二為多少之數而屬之尊賢之等似未安

是故王立七廟一壇一墠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曰顯考廟曰祖考廟皆月祭之遠廟為祧有二祧享嘗乃止

五廟月祭後儒傅會之說也禮之嚴重者莫如祭自天子以及公卿百執事皆散齊七日致齊三日祭之

明日又繹而賓尸倘月舉之民治將為之不詳矣記所據蓋周語曰祭月祀之文不知所謂日祭者在喪朝夕上食也畿内諸侯即公卿大夫朝夕上食與執事焉故曰甸服者祭所謂月祀者朔望奠也侯服以時至者則與執事焉故曰侯服者祀此記誤會國語而韋昭注周語曰祭祖考月祀高曾又因此記而誤也必欲曲為之説豈月朔朝廟亦有奠饋而非若正祭之備禮與長樂陳氏謂月祭為薦新薦新有時

不聞每月而一舉也　張子謂兄弟數人代立止當一世雖親廟不害為數十廟非也特祭七廟五廟尚若獻酬難遍況數十廟乎以義權之兄弟數人共為一世則共一廟亦如祫祭合享也朱子曰宗之數雖無定恐亦止始為宗者特立一廟後皆祔焉蓋廟有定址若以時增則每立一宗以下親廟皆當更造先王制禮不若是之煩擾也

禮記析疑卷二十四

禮記析疑卷二十五

翰林院侍講銜方苞撰

祭義

春雨露既濡君子履之必有怵惕之心如將見之

舉雨露則秋可知雨露通春夏故必舉首時霜露與悽愴實相感召故曰非其寒之謂也春日載陽雨露華滋萬物欣欣恒情多為之舒暢惟君子感時而思

親則怵焉惕焉哀親之不得見而如將見之所以怵惕也荀卿子曰人之歡欣和合之時則夫忠臣孝子亦惮詭而有所至矣即此義也

致齊於内散齊於外

於内不出齊宫也於外猶日出而聽政於路寢或有事於國中近郊君知所以為尸者則自下之是也

思其所樂思其所嗜

樂以事言嗜以物言

出戶而聽愾然必有聞乎其歎息之聲

謂佐食闔牖戶後也與篇末宿者皆出其立卑靜以正如將弗見然及祭之後陶陶遂遂如將復入然義正相發

致愛則存致慤則著

慤愛之篤也存如見其親也著親之形聲志意無微不著也愛與慤存與著有淺深而無彼此觀下文著存不忘乎心則安得不敬及篇內致其慤而慤與敬

信並列則慤非以敬言可知矣三不忘皆致愛致慤之事見乎其位三者皆存著之事陳氏以分觧存著誤矣

君子生則敬養死則敬享思終身弗辱也

思敬養之義則知非身之誠不可謂順於親思敬享之義則知非慎行其身不遺父母惡名不可謂能終是謂思終身不辱也

惟聖人為能饗帝孝子為能饗親

受於天者惟聖人能全而歸之而天地所生成莫不有以盡其性所以能饗帝也受於親者惟孝子能全而歸之而父母所愛敬莫不有以充其類所以能饗親也

饗者鄉也鄉之然後能饗焉是故孝子臨尸而不怍聖人之心自日明日旦以至民胞物與無時而不鄉乎帝也孝子之心自慎行其身以至齊家睦族無時而不鄉乎親也惟其平日如此所以臨尸而不怍言

孝子之不怍則聖人之對越在天者可知矣

其親也慤

親當作視

濟濟者容也遠也

謂風度之遠也故曰容以遠

薦其薦俎序其禮樂備其百官奉承而進之於是諭其志意以其恍惚以與神明交庶或饗之庶或饗之孝子之志也

百官奉承而進或諭乎孝子之志意而孝子獨致其怳惚以與神明交也舊說總以屬助祭者誤矣上記薦其薦俎序其禮樂備其百官君子致其濟濟漆漆夫何怳惚之有乎明助祭則無所用其怳惚也此曰以其怳惚以與神明交則謂主祭者明矣諭其志意即詩奏格無言時靡有爭之義

盡其慤而慤焉盡其信而信焉盡其敬而敬焉

慤者思親之篤也信者反身之誠也敬者即事之恭

也於慤敬外别言信者春秋傳稱范武子其祝史陳信於鬼神無愧辭晏子對齊侯其祝史薦信是言罪也其蓋失數美是矯誣也蓋古者祭祀祝史必陳主祭者之德美以告於神所謂薦信也慤敬者即事齊肅之心信者平日誠身之事　臨祭亦有信文王之祭也思死者如不欲生倘祝以孝告而主人無愛存慤著之實則拜獻之節肅敬之容皆不信也

日出於東月生於西陰陽長短終始相巡以致天下之

和

日月之行有冬有夏陰陽迭為消長或晝長而夜短或晝短而夜長然後寒暑分四時平運而歲功成故聖人之報天主日而配以月也　致天下之和絪緼化醇而百物生也

致和用也

服物采章之用各得其宜然後尊卑上下之分誼無不和故曰致物用以立民紀也

致反始以厚其本也致鬼神以尊上也

致反始慎終追遠之類故曰厚其本也致鬼神謂天地社稷百神之祀在民上者猶震動恪敬以奉之則民當嚴上可知矣

氣也者神之盛也魄也者鬼之盛也合鬼與神教之至也

盛者著見之義神不可見而人之有氣即神之著見者也鬼不可見而人有魄體即鬼之著見者也天道

至教以人之一身而爲鬼神之所會合明乎此則知
二氣之精五行之秀凝於人而萬理畢具曰明曰旦
聖賢事天之學所由立也陰爲野土發爲昭明存其
精而一氣相感愛存慤著子孫追遠之禮所由生也
故曰教之至也　在天風雨霜露在地庶物露生無
非教也而莫若人之一身兼會鬼神之體最爲切著
故曰教之至或曰合即合漠之義魂魄離散而有報
氣報魄之禮聚生者之精神以合鬼神於幽冥之中

所以為教之至也

其氣發揚于上為昭明焄蒿悽愴此百物之精也神之著也

百物之死泯然澌盡惟人之死其氣焄蒿而見者悽愴傳所謂喪氛是也此神之著見者百物之精猶云萬物之靈言百物中惟人得此氣之最精而其神可識也

因物之精制為之極明命鬼神以為黔首則百衆以畏

萬民以服

古民愚芚視人之死猶百物之澌盡而已惟聖人知鬼神之精狀因物之精制為祭祀以彰仁義之原而立人極明命鬼神使民知追養繼孝之道以為之則是以無不畏服畏者凛於義之當然服者愜其心之同然也

聖人以是為未足也築為宮室設為宗祧以別親疏遠邇教民反古復始不忘其所由生也衆之服自此故聽

且速也二端既立報以二禮建設朝事燔燎羶薌見以蕭光以報氣也此教衆反始也薦黍稷羞肝肺首心見間以俠甒加以鬱鬯以報魄也教民相愛上下用情禮之至也

始制祭祀不過獻奠於新死者聖人以為未足故築宮室設宗祧以别親疏遠邇教民追思古始則其事益詳矣又建設朝事饋食之禮以分報氣與魄則其義益備矣祭祀之終獻酬交錯教民相愛上下用情

則文益周澤益洽矣故曰禮之至言無以復加也

主人主婦嗣子兄弟賓長獻爵尸必酢主賓獻酬大小以偏貴賤有俎畀及翟閽所謂教民相愛上下用情謂此

及歲時齊戒沐浴而躬朝之

歲時將祭君必齊戒沐浴召養獸之官而躬朝之訊察犧牲之中用者以待卜也朝與曲禮朝諸侯春秋傳朝國人而問焉同義舊說獸官躬朝朝夕安

君皮弁素積卜三宮之夫人世婦之吉者

天子則卜三宮之夫人諸侯則卜世婦也首舉天子諸侯故中以君包之

世婦卒蠶奉繭以示于君遂獻繭于夫人

獻繭之禮舉世婦則三宮之夫人獻繭於天子及后視此矣

夫人繅三盆手遂布于三宮夫人世婦之吉者

夫人親繅則后視此矣后布於三宮之夫人侯國之

夫人布於世婦故下總之曰君服以祀先王先公也不舉后以見夫人何也如曰后繅三盆手遂布於三宮夫人世婦之吉者則似后布於王宮之夫人世婦而不見侯國夫人之布於世婦矣或曰當是后夫人繅簡偶闕

大孝尊親

尊親不獨嚴父配天也使國人稱願以為君子之子亦近之

先意承志諭父母於道

先意承志凡有深愛者皆能之諭父母於道則必本於反身之誠而先意承志亦有助焉葢父母既感動於子之躬行而又諒其深愛篤敬則凡有過行必隱度其子之心以為病而不敢言又不忍不言則潛移而黙化者必多矣是之謂諭父母於道也

敬可能也安為難

莊嚴儼恪未嘗非敬也而父母或為之不自適葢所

難者父母之安也與恭而安之義異矣

仁者仁此者也

於父母而仁恩不篤則外此無可推矣

禮者履此者也

凡禮之存乎書策者皆可以率而由之惟事父母之禮則視於無形聽於無聲不可以言傳能履此則知凡禮之行皆所以著誠而去偽矣

義者宜此者也

義可直行惟事父母之義則難得其宜故曰孝子惟巧變故父母安之能宜此然後知凡事之義皆宜禮以行之孫以出之也

信者信此者也

於父母而愛敬懃誠不能盡其信則百行無一能信者矣

強者強此者也

親之存竭力盡誠而無瞬息之懈親既殁尊仁安義

而不遺父母之羞非自強不息未足與於此

刑自反此作

五刑之屬三千而罪莫大於不孝是刑之作由不孝者始也人而不孝則忘身殉欲凡可以入於刑者無不為矣

尊仁安義可謂用勞矣博施備物可謂不匱矣

當是博施備物可謂用勞矣尊仁安義可謂不匱矣

備物以養口體而已博施而族姻皆贍然後父母之

心安所謂養志也

天之所生地之所養無人為大

董子曰人受命於天超然異於羣生其義本此明於天性然後知自貴於物明善誠身之本也

有虞氏貴德而尚齒

注謂燕賜有加於諸臣疏謂於有德者又校其齒俱未安貴與尚其事各別所施之地亦殊牽合而言之其義轉晦矣

八十九十者東行西行者弗敢過西行東行者弗敢過欲言政者君就之可也

不敢過者過諸塗必下車而問勞之雖齊民亦然若有道有德則經其閭必就見焉其所居遠或老疾不能行聞王時巡而欲言政者其國之君就見之而以其言達可也敬老之禮至於此極者以壽耉則能稽謀古人之德審察政治之變也蓋自有虞氏以來士之頑讒者則有侯明撻記之法三代益詳簡不帥教

者則有移郊移遂寄棘之法庶民之有罪過爲患於鄉里者則有坐諸嘉石収之圜土之法終不能改則甚者殺戮次亦放流其各守職業以至篤老者自士以上皆修飭自好之君子即庶人工商亦謹身無慝之良民也是以君長禮之儼如師友鄉黨敬之次於事親至於天子巡行而不敢過國君就見以傳其言後世有學校而教不行有令長而政不修則所謂老者宜投遠方終身不齒之士宜入圜土明梏有加之

民溷其中者實過半焉概加體貌則彰善癉惡之謂何往者江南大府初至有以耆民公辭革除獘蠧者其後渫惡之老所在結黨成羣其地有訟獄則索賂聚衆升堂顛倒黑白有司不敢主斷久之鄉民持魚蔬擔薪柴入城求售者停交衢列路旁羣老日夕要索地租故并記之俾有天下國家者知萬事得理必由本正課士以文章而不考其德行責民以租賦而不問其禮俗其敝也至用先王憲老乞言之典法而

害及於民不可以不察也

慤善不違身耳目不違心思慮不違親

慤善不違身謂平日耳目不違心謂臨祭惟耳目不違心故僾然如見其形肅然如聞其聲若視聽他用則心亦偷而自行矣　慤善兼思親之篤反身之誠即前所云盡其慤盡其信也耳目不違心即前所云盡其敬也思慮不違親即前所云思其居處及入室僾然必有見乎其位二節之義也祭之本義盡於是

矣故以結通篇

禮記析疑卷二十五

禮記析疑卷二十六

翰林院侍講銜方苞撰

祭統

統者總也緒也篇中所論祭之大體義理之總會也三重十倫之類節文之條緒也　此記惟篇首心怵而奉之以禮二語似古賢遺言其餘義甚膚淺辭亦冗漫多疵如言祭而曰不求其為言齊而曰不齊則

於物無防嗜慾無止言銘先祖而曰知足以利之皆害義傷教之甚者觀其舉衛孔悝之銘以為準則陋可知矣獨末節可徵周公踐阼之誣蓋記者見春秋書魯郊禘不能辨其為僭而以為成康所賜然曰周公既歿成王康王追念周公之勲勞而賜魯以重祭則二戴以前絕無周公踐祚之説可知也然則明堂位乃劉歆輩所偽作而文王世子及史記荀卿之書有言周公踐阼者皆歆所增竄決矣其實魯之禘自

閔公幼而慶父當國始郊自僖公始謂成王賜伯禽受皆妄也詳見魯頌閟宮篇解

夫祭者非物自外至者也自中出生於心者也

凡祭而怠於禮與僭於禮者皆以禮為物自外至者也知悽愴怵惕生於心則知怠為慶其祭矣知愨敬誠信生於心則知僭為誣於禮矣

言內盡於己而外順於道也

內盡於己者春秋霜露悽愴怵惕之心也外順於道

者尸賓族婣敬讓親睦之教也

順於道不逆於倫是之謂畜

殷高宗典祀獨豐于昵魯躋僖公立煬宮皆不能順於道不逆於倫者也

養則觀其順也

啜菽飲水盡其歡斯之謂孝惟其順於道也上記内盡於已

外順於道日用三牲之養猶為不孝惟其不順也語大則

慎行其身不遺父母惡名以至立身行道揚名於後

世以顯父母皆順也語小則苛訾苛笑以至殺一獸
斷一樹不以其時皆不順也

八簋之實

伐木天子燕食之樂歌也曰陳饋八簋又以儀禮士
二敦大夫四敦推之故知天子之禮八簋以實祭禮
多同也

防其邪物

謂君子必齊乃防其邪物陋矣

然後會於大廟

以是知散齊期内君有王事國事可以出齊宫獨不得入内宫與夫人嬪婦接耳

大宗執璋瓚亞裸

上言夫人會于廟下言夫人薦盎薦豆則夫人親裸不待言矣故舉大宗之攝以互相備也攝裸則並攝薦盎薦豆不待言矣周官大宗伯凡大祭祀王后不與則攝而薦豆籩外宗王后薦豆羞盞及獻皆贊王后不與則贊宗伯

其不於薦盎豆舉攝以包前何

也使於祼舉夫人於薦盎豆舉大宗之攝則似夫人主祼大宗主薦盎豆而無以見其為互相備矣

宗婦執盎從夫人薦涗水

郊特牲云祭齊加明水蓋凡齊獻時必旋加明水此不云薦盎齊明水者盎齊前已涗於清酒而至是又加明水云薦涗水然後前後之事義皆明且可以見諸齊涗與加明水之通例若云薦盎齊明水則似分薦二物而事義為之蔽隱矣　從字當屬下句

及入舞君執干戚就舞位

樂歌瞽矇所習樂舞童者所執而君獨親就舞位何也天子必能張皇六師四征不庭然後能合萬國之歡心以事先王諸侯必能敵王所愾立武保疆然後能得百姓之歡心以事先君舞莫重於武宿夜總干山立武王之事故嗣天子帥而行之而諸侯賜樂皆得執干戚就舞位以明彰此義周官舞用成均之學士以與君並列舞位也漢代相沿賤者之子猶不得

入舞列

此與竟内樂之之義也

上言與天下樂之與竟内樂之此獨舉竟内何也舉天下則似寬而總干乃天子之禮而非諸侯所得用覆舉而並出則於文為贅矣

凡三道者所以假於外而以增君子之志也故與志進退志輕則亦輕志重則亦重輕其志而求外之重也雖聖人弗能得也

前云祭者非物自外至者也謂先王制禮非以強人乃生於孝子之本心也然無其心者雖與物不能強致其情而有志之君子則又可假於外以增之蓋祼鬯以求神則先王先公如在其上而可增繼述纂承之志矣升歌清廟則愀然如見文王而增其秉文之德丕顯丕承之志矣就武宿夜之位則知先王順天應人止戈為武而增其禁暴戢兵保大定功安民和衆豐財之志矣若無其志則外舉重禮而內懷輕心

是謂薄於德於禮虗者也而求外之重豈可得哉

三重之禮祭所必用使君心不以為重則人亦輕之

此魯之灌後孔子所以不欲觀也

是故尸謖君與卿四人餕君起大夫六人餕臣餕君之餘也大夫起士八人餕賤餕貴之餘也士起各執其具以出陳于堂下百官進徹之下餕上之餘也

士大夫之祭主人不與餕而君則與卿同餕蓋君至尊疑禮絶於人臣而不可餕尸之餘故與卿同餕以

彰為子為臣之義而比於嗣舉奠也大夫士之祭也必特筮一賔而國君所獻惟卿大夫士是不立賔也蓋立賔者求賢德以為親榮也在諸臣則奉君之祀事義不得為賔在君則以示所與共國者無非賢德而不専於一人仁之至義之盡也大夫之嗣為上餕以有承家之道故上不敢同君而下以别於士也卿大夫之餕有數而獻無數以退老者雖無所共之職事必陪位也七十不與賔客之事至八十乃不與齊

喪之事侯國三卿五大夫而餕之數有加焉則退老者必與祭明矣　注謂進當作餕以既各執其具陳於堂下則無爲復進徹宜爲餕之而徹其器也據本文則似士之餕者各執其具以出而䟽謂所司徹之蓋以公食大夫禮賓自執醬黍以降因饌具皆爲己設也祭之饌具爲神與尸設而君卿大夫餕之士爲末餕而已理宜有司徹之此禮之各以義起者

凡餕之道每變以衆所以別貴賤之等而興施惠之象

也是故以四簋黍見其修於廟中也廟中者竟內之象也

餕之道每變以衆自卿大夫以至有司莫不與焉蓋周人之祭自朝至闇凡執事者皆不免饑渴矣先王制禮餕以廣神惠亦以充其饑也酬以洽人情亦以解其渴也故曰惠術也可以觀政矣蓋禮修於廟中無一人不飽其德即政行於竟內無一人不被其澤之象祭之末有畀煇胞翟閽者以各守其局未得與

於餕與旅酬而不敢遺也

外則教之以尊其君長内則教之以孝於其親

禮行於宗廟則凡與於祭者皆觀感興起而外知尊

君敬長之義内篤事親之恩疏義未安

盡其道端其義而教生焉

盡其道者躬致愛慤誠信之道也端其義者正明尊

君孝親之義也

是故君子之事君也必身行之

此言國君之祀事而忽及君子之事君必身行之何也國中無在君之上而為君所尊事之人惟在廟中則全於臣全於子故事尸之禮一同於事君所謂身行之者此也所以然者必能事人然後能使人故世子入學而與羣士齒太學之禮雖詔於天子無北面國君與卿並餕尸之餘皆使身行事上之事以庶幾無惡於下也　此篇義多膚淺辭亦散漫而就中推尋時得奥義蓋七十子所傳已有淺深醇雜數傳之

後漢初諸儒衍之益失其真而先王之典法先聖之格言猶有存焉在學者慎思明辨而已

鋪筵設同几

陳氏集說生則形體異死則精氣無閒故不設女尸而同几陳氏謂人道貴別神道貴親皆非也虞有女尸以在寢且獨設之也於廟則非儀況為女尸必為男尸者之婦而後可后夫人一身承祭尚或以故不得親四時之祭設尸甚多尸必以孫孫必與婦偕何

可備也況大袷乎先王制禮乃緣人情究事理不得不然過而求之斯失之矣

尸飲五君洗玉爵獻卿尸飲七以瑶爵獻大夫尸飲九以散爵獻士及羣有司皆以齒明尊卑之等也

至祭之末雖強有力者亦以終事不怠為難故飲與食必上下同之餕則偏於百官獻則下逮於羣有司是也又必分時異地節文乃得終遂故諸臣之獻則於晝於堂階宗人之燕則於夕於寢也

古者明君爵有德而禄有功必賜爵禄於太廟示不敢專也故祭之日一獻君降立于阼階之南南鄉所命北面史由君右執策命之

注一獻一酳尸也疏謂其節當在尸飲五獻卿時又引周官大宗伯王命諸侯則儐以為天子命羣臣則不因常祭特假於廟皆非也祭禮獻酬交錯所以和通神人之際其事相因其意相續不宜獻飲未終而爵命羣臣以間之惟特假於廟故簡其禮而用一獻

天子諸侯之所同也下文於禘發爵賜服亦謂舉行於禘祭之後耳

夫人薦豆執校執醴授之執鐙

上記宗婦執盎以從夫人則執醴者亦宗婦也周禮惟大宗伯可攝王后之祼獻而籩豆敦鉶以授后者皆婦官記云非喪非祭不相授器祭之相授器惟外宗之徹當傳致於有司耳 此記葢言婦人以器相授亦不相襲處繼言夫人與尸獻酢亦然末言雖夫婦致爵亦然以漸而深示男女之别

如此其嚴耳觀此又可徵夫人所獻惟尸與主婦異

蓋大夫以下之賓侑朋友也即祝與佐食非族姻必

公士也故主婦親獻之國禮則自卿以下與事者皆

羣臣也君親獻之而下逮於有司禮意已厚矣夫人

則不宜與臣下相獻酢又五廟之主各畢應獻之數

而四尸又相與舉酬宗人又於是夕也燕則亦無暇

與賓侑祝佐食為禮矣

夫婦相授受不相襲處酢必易爵

按特牲饋食禮主婦致爵於主人席於戶內禮畢主婦出反於房主人致爵於主婦席於房中南面夫婦相授受不相襲處謂此蓋授爵受爵易地不相襲耳

惠均則政行政行則事成事成則功立功之所以立者不可不知也

莊周曰嚴乎若國之有君其無私德若優貴而簡賤昵近而忘遠於同等之中惠有逮有遺則羣下必私憾其不均而政之行無實心以應之傳所載羊斟子公之事尤可懼

也

則事何由成功何由立哉故人君不可不知也然惠不可以不均而事則不可以不辨故周官之法必以事之繁簡劇易共事者之敏鈍勤惰月稽歲考以上下其爵禄增損其稍食蓋均其恵於廟中以象仁之公核其事於官中以示義之正故曰禮樂刑政其極一也所以同民心而出治道也

凡賜爵昭為一穆為一昭與昭齒穆與穆齒凡羣有司皆以齒此之謂長幼有序

昭與昭齒穆與穆齒謂諸父兄弟之燕也羣有司皆以齒謂繼士之後而得獻者故統曰賜爵以包之疏謂獻時不以昭穆為次故注云酬蓋未達於諸侯之禮祭之日衆兄弟與賓無旅法凡賓侑祝佐食衆賓衆兄弟旅酬皆在繹而儐尸時

古者不使刑人守門

周官墨者守門以義度之不過倉府廏庫苑囿之守未可以概朝廟也

禘者陽之盛也嘗者陰之盛也

陽主於進其盛在終以天地歲功言之至辰巳月然後相見於離百物皆昌故夏為陽之盛也陰主於退其盛在始助陽成歲功皆在申酉之月過此則積於空虛不用之地故秋為陰之盛也

明其義者君也能其事者臣也

能其事即祭事也百官各承其事然後主祭者得致其恍惚以與神明交

不明其義君人不全不能其事為臣不全

不明於祭之義則凡政教皆明不能周誠不能達故君人之道不全不能於祭之事則凡職業皆昏而不能辨怠而不能守故為臣之道不全

其德薄者其志輕疑於其義而求祭使之必敬也弗可得已

此承上文而言君之德厚則祭之義章雖或有故不能親涖而使人攝其人必震動恪恭而不敢慢若君

之德薄其志本以祭爲輕則羣下懐疑不知其義之
重如是而求所使攝祭承事之人必敬豈可得哉
周官祭僕職掌受命於王以眂祭祀而警戒祭祀有
司糾百官之戒具既祭帥羣有司而反命以王命勞
之誅其不敬者蓋王以喪疾不得親涖故列此職也
可與此記之義相發

六月丁亥公假于太廟

注至於太廟以夏之孟夏禘祭蓋以此證一獻一酳

尸之說其實非也曰假於太廟正以見特至而非常祭耳若常祭則宜曰有事於太廟

興舊耆欲

耆音旨義訓致興起舊勲而致其所欲效於國家也春秋傳撫弱耆昧亦訓致

作率慶士

慶士謂善士用之而國有慶者也猶尚書立政篇所謂吉士

禮記析疑卷二十六